

## 第一章 重回洞房花燭夜

轟隆隆的雷聲從半空劃過，風一程雨一程，將支摘窗拍得颯颯作響，眨眼間走廊濕了大一片，就連昨夜收檢在角落的木槿花也被風刮得零落一地。

東次間內傳來一聲輕咳，正在掩窗的如蘭忙丟下手頭活計掀簾往內探了一眼，「二少夫人，您要用水嗎？」

程亦安倚在那扇紫檀花鳥屏風下的軟榻，清淡的眸子直直盯著窗櫺的方向，沒有回她，反問道：「我恍惚聽見了嬰兒啼哭聲？」

她病了有一陣子，自立秋便不曾出門，平日常來串門的妯娌沒了蹤跡，就連丈夫范玉林也數日未見。

如蘭聽了這話氣不打一處來，繞進門來，面帶憤恨，「可不是，那外室大前日生了個兒子，如今范家上下寶貝著呢。」

程亦安神色頓時發木，此事早已心知肚明，程亦安已慢慢接受這個事實，沉默片刻低聲問她，「交代妳的事可辦妥了？」

如蘭替她斟來一杯茶，篤定道：「都已妥當。」

程亦安不再說話。

如蘭卻很不甘心，「二少夫人，咱們不能這麼便宜了他們，范家太可恨了，他們這是過河拆橋！」

聽到過河拆橋四字，程亦安眼神微微恍惚。何止是過河拆橋，簡直是忘恩負義，狼心狗肺……

說到這門婚事，原當是郎情妾意，天作之合，實則從始至終不過是范家的算計。程亦安出身大晉第一高門，程家門生故吏遍天下，名望極高，范府祖籍益州，聲名不顯，范老爺中舉入京，就在程府隔壁租了一宅子落腳，程亦安與范玉林算是青梅竹馬自小相識。

范玉林一直心慕程亦安，哪怕程亦安嫁過人、小產過，也堅持非卿不娶。

程亦安與前夫陸栩生和離後，范玉林就跪在程家主事者跟前發誓絕不納妾，一輩子只守著程亦安一人，經歷過陸栩生的冷漠無情，面對滿腔赤誠的青梅竹馬，程亦安由長輩做主，改嫁了過去。

成婚後公婆和氣，拿她當女兒對待，妯娌親暱無話不談，范玉林更是溫柔體貼，為她描眉插簪，彈琴賦詩，哪怕她多年未孕范玉林也從未與她紅過臉，總是小意勸慰，叫她莫要心急，得夫如此，夫復何求。

有了這份情意，程亦安哪能不為丈夫籌謀？

藉著程家的人脈，替范玉林謀到益州鹽政使的肥差，范家人口繁盛，府邸簡陋，是程亦安掏出嫁妝銀子置辦宅院，有一年范玉林染了時疾，命在旦夕，是她拿著程家的名刺，冒著嚴寒風雪徒步前往雛鳳崗，請神醫李時濟出面診治。

就是這般扶著范家從當地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戶，成為益州首屈一指的望族。

原以為范府上下該對程亦安感恩戴德，孰料范家站穩腳跟後婆母一改先前和顏悅色，開始嫌棄她是二婚，罵她肚子不爭氣，妯娌暗地裡諷刺她二嫁沒人要了，上趕著貼補范家。

唯有范玉林始終站在她這邊，開導她放寬心，聲稱大不了過繼個孩子。

可惜這不過是哄騙人的話，這負心漢背地裡早早張羅了一房外室，只待對方有了身孕便弄進門來。

程亦安得知時氣得一夜不曾合眼。

當年的滿腔情意不過是糊弄她的幌子，范家真正的目的在於與程家結親，藉著程家的東風好扶搖直上。

遇人不淑，這一生不值得啊！

就在這時走廊外響起一陣腳步聲，片刻後軟紗簾被人掀開，一道高大的身影矗立在簾下，他端的是眉目如畫，風姿出眾，手中還抱著一般紅襁褓，面龐含笑，正是初為人父的范玉林。

程亦安緩緩睜起眼。

只見范玉林溫文爾雅將孩子抱了進來，湊近程亦安，「亦安，妳瞧，這是咱們的孩子，往後他就養在妳的膝下，認妳為母，咱們好好教導他如何？」

程亦安望著近在咫尺依然雲淡風輕的丈夫，忽然詭異地笑出聲，「記在我名下，給我做兒子？」

范玉林滿臉溫柔，「是。」

聽聽，若非看穿他的算計，還當他是多麼體貼的夫君。程亦安涼涼看了他半晌，「范玉林，事到如今你還想算計我是嗎？將他記在我名下，名正言順佔據我的宅邸、田地、鋪面，藉著我的光與程家牽線搭橋，將來行走四方也打著程家外孫的旗號……是嗎？」

脚下這座五進宅邸是程亦安當年為范家購置，雖許范家眾房合住，可記的是程亦安的名。

「你作夢！」

范玉林臉色不好看了，惱恨在眼底一閃而過，又耐著性子勸道：「妳這又是何苦，天底下嫡母將庶子養在膝下的數不勝數，我這也是為妳著想……也省得妳為了個孩子瘋瘋癲癲……」

瘋瘋癲癲？她一心為他孕育子嗣，求醫拜佛，在他眼裡便是瘋瘋癲癲？程亦安不欲爭辯，冷冷打斷他，「認下他不就是便宜了你們嗎？」

范玉林臉色微微有些難堪，乾脆越過她，起身將孩子交予嬪嬪，冷淡吩咐道：「打今日起，小少爺便是夫人的嫡長子，養在西次間。」

如蘭見范玉林欺人太甚，怒得要破口大罵，卻被程亦安攔住了，她盯著范玉林的背影，緩聲開口，「范玉林，我們和離。」

范玉林聽了這話不怒反笑，扭過身來口出諷刺，「傻安安，妳和離了又能去哪？」

「自然是回京城……」

「京城妳回不去了……」范玉林忽然道。

程亦安身子一震，猛地抬頭看著他，「為什麼？」

范玉林饒有興致地盯著她，負手道：「太子造反，京城動亂，北齊趁亂南下，程家弘農老宅遭大軍直搗，程家男丁怕是已死傷殆盡，你們程氏高門從此土崩瓦

解……」

「不可能！」程亦安心口突突直跳，嘴裡說著不信，心裡實則信了大半，難怪連月來京城那邊沒了消息，原先每月的貼補也斷了數月，難怪范玉林敢堂而皇之背信棄義。

程亦安心裡那叫一個恨，雙目猩紅，「所以你早已知曉，故意算計我是嗎？」

范玉林沒說話，他又不是蠢的，若非程家敗落，他也不敢將外室弄進門。

范玉林見程亦安心神欲潰，再度勸道：「亦安，妳聽我勸，將孩子認下，只有妳的福氣。」

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程家還有可利用之處。

程亦安看著范玉林盡在掌握的眼神，驀然冷笑，「是嗎？那真是很抱歉，不能讓你如願了。」

「妳什麼意思？」

程亦安靜靜看著他，「自從你接那外室進府，我便悄悄將你收受賄賂的帳目記錄在檔，如今那冊子已被送去臬司衙門，想必很快官府就該來拿你了。」

范玉林臉色大變，頓時跳腳，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程亦安，妳好歹毒！」

果不其然，外頭便有管家在嚷嚷說是來了官兵，范玉林顧不上與程亦安理論，急得往外奔，「瘋了，妳瘋了！」

程亦安卻知道他這一去該是回不來了，她累了也睏了，只想好好睡一覺……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大約是聽說范玉林被衙門帶走了，那外室急火攻心，顧不上坐月子，闖進了程亦安的屋裡，挺著胸脯大刺刺杵在她跟前，對著程亦安破口大罵，

「妳不過一個不下蛋的母雞逞什麼能？程家倒了妳也沒了靠山……喲，妳不會還惦記著陸栩生吧？」

她極盡所能挖苦程亦安，「我忘了告訴妳，那陸栩生在邊關立了大功，榮升大都督了，是咱們大晉最年輕的國公爺呢！國公夫人，怎麼樣，後悔嗎？」

字字如刀，聽得人發火，如蘭忍無可忍，捲起袖子朝那外室撲去，「我跟妳拚了！」

兩人雙雙往後跌去，扭打成一團。

那外室尚在坐月子，哪裡是如蘭的對手，很快蓬頭垢面吃了苦頭，饒是如此嘴裡卻仍不饒人，「哎喲，瞧我這張嘴，錯了稱呼了，好端端的國公夫人被人搶了去，妳呀沒有這個命！」

沒有這個命？不，她不該是這個命。

她是程家四房嫡長女，是祖母悉心教養的高門閨秀，要貌有貌，要才有才，怎會落到這個田地？她這一生不該是這個活法……

恍恍惚惚有鞭炮聲響，似緊箍咒圈在程亦安腦門，程亦安頭疼極了，明明已然清醒，恍若溺水之人遲遲睜不開眼，直到有人輕輕扯了扯她衣襟，低聲喚道——

「夫人……」

夫人？范玉林不是被人抓走了嗎，怎麼又回來了？

程亦安猛地睜開眼，只見一張臉懸在眼前，修長的胳膊伸過來似要碰她，她不假思索抬掌——

「啪！」

突如其來的巴掌抽在對方臉上，發出一聲銳響。

黑暗中，四目相對。

那雙眸子太過銳利，令程亦安生出幾分久違的熟悉和忌憚，她頓時一個激靈醒過神來，環顧四周，拔步床簾帳傾垂，將外頭的景象遮得嚴嚴實實，唯有昏暗的紅芒在晃動。

這是哪？

對面的男人被打後面上有些掛不住，回身後退，鴛鴦紅帳隨著被撩開半幅，明燭映亮那張面孔，劍眉狹目，五官英挺，是一副極為冷峻的長相。

這是……陸栩生？

程亦安腦門如遭雷擊，莫非被那外室刺激得夢到了陸栩生？

「你怎麼在這？」隔著簾帳，程亦安直愣愣問道。

陸栩生聽了這話，眉心一跳。洞房花燭夜程亦安卻反問他為何在這，實在荒誕，再聯繫方才那含恨的一巴掌，他冒出一個詭異的念頭——難不成她也重生了？

陸栩生心頓時涼了半截。

說到前世陸栩生也夠意難平，與程亦安和離後，陸栩生在母親的強烈要求下續娶表妹為妻，本以為她們姑侄親上加親，後宅該是和睦融洽，怎知那表妹成婚後一改平日溫柔小意，今兒個要爭家業，與妯娌不和，婆媳生隙，明兒個又打翻了醋罐子，府裡但凡多看他一眼的丫鬟均被她處置了，弄得府邸烏煙瘴氣。

陸栩生常年征戰在外無暇他顧，後來太子造反，北齊趁亂南下，他奉旨出征，一路從宣府征戰至肅州，好不容易將北齊鐵騎趕出疆域，榮升大都督，一次巡防回城的路上積勞成疾，舊傷復發，被賊子尋機陷害，以致英年早逝。

眼看位極人臣卻一命嗚呼，委實稱得上悲屈，比起悲屈，陸栩生更遺憾，遺憾這一生不曾娶一位賢妻，他這一死，府裡還不知亂成什麼樣，遺憾膝下沒個一兒半女，創下偌大家業無人繼承，陸栩生帶著滿腔不甘閉上了眼。

哪知半個時辰前，一睜眼，他竟然發現自己重生回到洞房花燭夜。

再一細聽，娶的正是程家四房的姑娘，那一瞬陸栩生竟長出一口氣。

好歹是程亦安，不是那個無理取鬧的表妹，一切還來得及。

陸栩生很快收拾好心情，接受自己重生的事實，從歇息處回到洞房。

正院異常安靜，程亦安的陪嫁丫鬟見他進屋，悄悄掩門而退，他從外間步至婚房，滿室紅芒搖曳，竟令他滋生幾分近鄉情怯之感。

沉默片刻，他理了理衣冠，信步往拔步床前來，簾帳四垂，瞧不見人影，但陸栩生知道程亦安就在帳內歇著。

回想起程亦安，其人性情溫婉，不作不鬧，勤儉持家，溫良謙恭，實乃賢妻典範，假若前世發生那樁事後他不放她走，興許又是另一番結局。

老天爺既給了他機會，這一世他定要好好跟她過日子。

負手片刻，陸栩生往前一掀簾帳，只見那新娘子睡得昏天暗地，他一瞅時辰，決

意喚她醒來沐浴更衣，怎知手才伸過去便結結實實受了她一巴掌。

陸栩生被打懵了。

前世的洞房花燭夜是怎麼來著？程亦安嬌羞柔順，年輕夫妻一夜顛鸞倒鳳……

陸栩生悶出一口氣，退了出來，再到聽她沒頭沒腦問一句「你怎麼在這」，莫名猜到程亦安難道也與他一道重生。

方才還慶幸老天爺給了他彌補遺憾的機會，轉頭便一盆冷水潑在他面門。

有了前世分道揚鑣的經歷，這日子還怎麼處？

陸栩生在簾外足足愣了半晌，方沒好氣回道：「今夜妳我成婚，我不在這，當在何處？」

扔下這話，陸栩生來到長案後喝悶酒。

程亦安愣住。

新婚？

再瞧帳外模模糊糊的紅燭，程亦安腦海閃現一個不可思議的念頭，她狠狠掐了一把手背，刺疼刺疼的……是個大活人。

不會吧，她這是回到洞房花燭夜？

怎麼可能？

即便一切過於匪夷所思，程亦安還是逼著自己冷靜下來。

緩緩從床榻挪出，再次打量四周，南炕上的琉璃窗貼著兩對紅豔豔的囍字，腳踏簾帳帷紗均用的大紅鴛鴦紗簾，地磚鋪著龍鳳呈祥的紅毯，八開蘇繡百鳥朝鳳屏風下安置著一張羅漢床，上頭堆滿了各式各樣的花生紅棗果子錦盒，象徵多子多福。

果真是前世陸家的婚房。

再看博古架下的男人，一身緋紅喜袍，胸前繡著二品獅子補子，腰繫犀皮革帶，寬肩窄腰，身材精壯勻稱，不是陸栩生又是誰？

好不真實。

程亦安捂了捂依然火辣辣的掌心，再次深吸一口氣，且不說這是作夢還是真重生了，先將眼前的局面上應付過去。

短暫的時間內程亦安迅速做出決斷。

陸栩生此人雖冷情冷性，不曉得疼人，卻勝在權勢顯赫，人品貴重，且無不良嗜好，有了前世的教訓，這輩子她哪裡還會貪圖虛無縹渺的情愛。

比起下嫁范家一心操持家業，還不如穩穩當當做個國公夫人，榮華富貴有了，吃喝享樂不在話下，丈夫常年征戰在外也不用伺候，管他陸栩生心裡有沒有她，悠悠閒閒過日子才是正經。

這輩子，她要做個沒心沒肺的國公夫人。

打定主意，程亦安決意為方才的失手跟他賠個不是。

將將行至長案另一側，陸栩生忽然抬起眼。

兩人視線相接，程亦安的心驀地咯噔一下，他眼神深邃複雜，沒有半分怒火。

不對，換做前世陸栩生那個臭脾氣，被她無緣無故打了一巴掌，這會兒臉色不知

該多陰沉，怎麼還能這般好端端看著她呢……這就怪了。

程亦安賠罪的話到了嘴邊又吞了回去，決定按兵不動，先觀察觀察。

她坐了下來，剛要開口，陸栩生推了一杯茶至她跟前。

「妳也回來了？」

程亦安瞬間石化。

陸栩生察覺她臉色明顯垮下，心頭越發拔涼拔涼的。

瞧瞧，這是沒打算跟他過日子，不會還惦記著那個兩小無猜吧？陸栩生心情更差，一口接著一口喝酒。

夫婦二人均像霜打了的茄子，隔桌而坐，無言以對。

夜深，秋涼越重，程亦安坐久了，身子越發僵硬，抬手將那杯涼卻的茶水端過來一口飲盡，冰冰涼涼的茶液瞬間滑落喉嚨腹腔，那顆因著重生而躁動的心也跟著平復下來。

也罷，前世陸栩生心繫青梅竹馬，娶她不情不願，對她唯有冷淡二字，她犯不著賴著他。

再說，前世那段婚姻陸栩生就沒錯了嗎？他有錯，在她被婆母刁難時不甚放在心上，總覺得女人家愛斤斤計較，成日為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折騰，她被人算計、名聲受損時他也不曾挽留，毫不猶豫就簽了和離書。

她又何苦強扭這個瓜。

第一段婚姻以程家偏房之女高攀陸家，為人算計，失敗收場，第二段婚姻下嫁范玉林，全心全意為人籌謀，亦是落個被負的結局。

瞧瞧，婚姻給女人帶來了什麼，還不如一個人自自在在。想明白這樁，程亦安心裡的遺憾瞬間沒了，都能跟陸栩生開個玩笑。

「你不是得封大都督了嗎，怎麼也回來了？」

陸栩生手執酒盞略略一頓，坦白道：「途遇埋伏，中箭而死。」

程亦安扶了扶額，也怪慘的。

不對，陸栩生是死了才回來，那她呢，她不是活得好好的嗎？那對姦夫淫婦又是什麼下場？她的宅子、她的田地呢？她還沒將范家人趕出去呢！

程亦安心裡貓抓般癢。

陸栩生見程亦安率先打破沉默，乾脆開門見山問她，「妳呢，什麼打算？」

程亦安聞言愣了愣，暫且壓下前世怨念，想到一朝重生能痛痛快快過自己想過的日子，神色便無比輕鬆，「我就不耽誤你了，咱們橋歸橋，路歸路？」

這是決心和離？陸栩生心口壓了石頭般難受，還惦記著范家小白臉呢，罷了，他何必強求。

他嗯了一聲，別過臉去，酒淌在掌心，只剩半盞，卻遲遲沒有再飲。

累了一日，程亦安身子已無比疲倦，她打了個哈欠，起身往浴室去。

陸栩生不愛讓婢女近身，新婚之夜的浴室也無旁人伺候。

程亦安匆匆洗了澡，裹好衣衫進了拔步床。

陸栩生餘光瞥見簾帳晃動，很快裡頭沒了聲息。

枯坐無趣，陸栩生也起身沐浴，片刻後出來，紅燭燃了一半，婚房安安靜靜的，沒有半點喜慶的樣子。

他來到拔步床旁，環視一周，羅漢床上塞滿了錦盒，外間也無軟榻，他一個大男人睡哪？

他當然想睡床榻，只是程亦安方才已表明態度，他就不該越界，可這是他的地盤，憑什麼聽程亦安的。

「程亦安，妳方才說要和離，咱們這是聖上賜婚，沒有特殊緣故如何和離？」他絕不承認自己這是想讓程亦安知難而退。

哪知床榻裡側的人兒不情不願揉了揉眼睛，從簾內探出半張俏臉，帶著幾分被吵醒的不快，「前世你怎麼說服陛下，今生依樣畫葫蘆便是。」

前世程亦安發生那樁事後名聲有損，為了維護陸家和程家的聲譽，她給陸栩生遞了一封和離書，陸栩生很痛快簽了字，入宮說服了皇帝。

別看陸栩生年輕，他卻是國家危難之際投筆從戎，以進士出身領兵征戰的第一人，不僅被文人敬仰，更為武將信服，年紀輕輕在朝中威望甚高，皇帝都得給他幾分面子，這世間就沒有陸栩生辦不到的事。

程亦安這般說，陸栩生無言以對，他忽然覺得程亦安那一巴掌抽得在理。

原想他與程亦安知根知底，又是重生的同道中人，這一輩子娶她最為適宜省事，眼下看來如意算盤是落空了。

陸栩生認命拼湊，弄些長椅搭在拔步床外，草草應付一晚。

這一夜，程亦安睡得格外踏實，一想到即將掙脫婚姻的牢籠，她有一種重獲新生的暢快，一夜好夢至天明，長長伸了個懶腰，掀開簾帳……

陸栩生已然坐在對面案桌喝茶，面無表情，神色冷淡，有一種天生的壓迫感。

勝在有了前世的經驗，程亦安如今對著這個人已無懼怕，甚至饒有興致打量那挺拔的身姿，流暢的線條，脊梁修長如弓，只是坐著便有一種無形的力量美。

嗯，養眼。

「爺早安，昨夜睡得還好嗎？」

陸栩生在誠國公府行二，下人要麼喚一句世子爺，要麼喚他二少爺。

陸栩生看著眉開眼笑的程亦安，暗自嗤了一聲，她怎麼好意思問？

那麼高大的身子將就幾把長椅，如何舒展？更要命的是簾帳不時被風浮動，傾瀉出獨屬於姑娘家的馨香，他既非不諳世事，又是血氣方剛的身子，還是洞房花燭夜，睡得好才怪。

陸栩生向來不動聲色，淡淡應了一句，「很好。」隨後移開視線，繼續看書。

程亦安心滿意足起身，招來婢女進了浴室洗漱。

程亦安前世有兩個心腹丫鬟，如蘭和如蕙。

如蕙穩重替她執掌內務，如蘭性子爽利潑辣，常跟她在外應酬。

這兩個丫鬟忠心耿耿，將她看得比命還重要，主僕三人不是親人勝似親人，一朝重生，程亦安看著兩張嫩生生的面孔，百感交集。

前世二人跟著她去范家，忙裡忙外操碎了心，早早熬出了皺紋，如今那兩張臉說不出的生動嬌俏，程亦安看著心裡熨貼極了，也確信自己是真的重生了，這輩子一定要好好過。

如蘭捧著濕帕子給她，看著她還有些臉紅，小丫鬟以為她昨夜經歷了洞房，不好意思呢。

程亦安捏了捏她的臉。

如蘭眨眼，「姑娘，您盯著奴婢瞧做什麼？奴婢臉上可有什麼？」

程亦安挽起袖子，接過她遞來的濕帕子淨面，一本正經道：「沒什麼，就是瞧妳胖了些。」

「有嗎？」如蘭頓時慌了。

程亦安樂得直笑。

如蕙在一旁看著歎氣，先是瞪了如蘭一眼，低聲訓斥道：「如今嫁了過來，可不興再喚姑娘。」隨後又踮著腳親自給程亦安擦拭面旁的水珠，「少夫人，時辰不早，得快些去上房認親敬茶。」

程亦安笑意一收，這才想起還得應付她的婆母，誠國公府的二夫人。

這位二夫人出身琅琊王氏，丈夫是皇帝登基定鼎的第一功臣，又生了陸栩生這麼出色的兒子，眼睛一向長在頭頂，是個十分不好對付的角色。

程亦安暗自歎氣，還得早些脫離藩籬才是。

少頃，程亦安回到內室梳妝打扮，等到出門時陸栩生已換了一身衣服在門口候著了。

秋陽明烈，男人一身大紅緋袍矗立在走廊下，體態清俊挺拔，眸色幽淡，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威懾力。

兩個丫鬟連忙垂首屈膝。

程亦安詫異地看著他，前世陸栩生可沒在這等她，他習了武換了衣裳，嫌女人家磨磨蹭蹭，逕自去書房看了一會兒書，最後夫妻二人是在上房外的門廊撞上的，以至於下人暗地裡說她不討陸栩生歡喜。

陸栩生被那雙直勾勾的水杏眼瞧得不大自在，往前方抬了抬下顎，「走吧。」

## 第二章 守好自己的女人

誠國公府坐落在大晉權貴聚集地小時雍坊，小時雍坊地窄人稠，又緊挨皇城，寸土寸金，宅子是有市無價，且許多府邸是聖上所賜，不由個人出售，尋常門第有錢也買不到。

陸府卻在這樣的地界佔據半個胡同大的宅地，實屬富貴至極。

陸府嫡支有三房，老太爺去世的早，膝下三個兒子，大老爺陸京時任工部侍郎，掌管宮殿營造，二老爺陸昶便是陸栩生的父親，三年半前陸昶在與北齊的戰事中戰死，留下陸栩生孤兒寡母幾個，三老爺陸明是個庶子，平日不得老夫人喜愛，素日也十分低調。

陸府的榮耀是由二老爺陸昶一手奠定，陸栩生以世子之尊住的是最為別致的寧濟堂。

夫婦二人打寧濟堂出來，沿著石徑上了一段曲廊，順著曲廊往上房去。

這一路佳木蔥蘢，秋菊灼漫，四處奇石異草點綴，稱得上軒榮峻麗，精緻奢華。

因著今日敬茶各房均要到場，便選在老夫人所住的榮正堂。

程亦安前世嫁過陸栩生，對陸家也不算陌生，陸栩生也無須引路，兩人一路沉默抵達榮正堂。

早有五六僕婦候在臺磯處，瞧見新人連袂而來，有兩人趕忙進去報信，餘下人歡喜喜上前請安，擁著程亦安跨入穿堂。

繞過一座五尺高的翡翠雲紋紫檀立屏，面前是一五開間的正堂，廊外僕從侍立，熱鬧而不喧譁，比起程家氣度森嚴，陸府氣氛倒是顯得活潑些。

夫妻雙雙跨進堂內，明間上首坐著兩人，一位身著霽藍繡壽字紋金線緝絲褶子的銀髮老夫人，正是陸栩生的嫡親祖母，在她右側稍小的圈椅坐著一位端莊秀美婦人，只見她身穿絳紅對襟福字長褶，頭插鳳釵，面容白皙，眉秀而狹長，眉宇間與陸栩生有幾分相像，頗有不怒自威的氣勢，則是陸栩生寡母王氏。

其餘各房老爺夫人少爺少夫人按尊卑落坐，一眼望去，個個遍身綺羅，滿頭釵翠，有如珠玉爭輝。

新人進來，新郎清俊無雙，新婦明豔端方，均是喜服在身，十分亮眼。

最先露出笑容的反而是三房的三夫人馮氏。

「瞧瞧，好一對璧人。」她說著喜慶話。

大夫人唐氏笑笑不說話，老夫人也瞇著眼打量，緩緩頷首，倒是正經的婆婆王氏神色嚴肅，始終不曾露出笑意。

個中緣故程亦安倒也心知肚明。

今上登基之時正值大晉朝廷危難之際，二十年前先帝受太監蠱惑舉軍北上征齊，致二十萬將士全軍覆沒，先帝被困金山堡自刎而死，朝野震動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當時的皇子尚在襁褓，以陸昶為首的朝臣立即擁戴先帝的弟弟今上登基。

太后作為交換條件，要求立先帝之子為太子，也就是如今的太子殿下，皇帝答應了。

二十年過去，皇帝有了自己的子嗣寧王，自然是想改立寧王為太子。

隨著皇帝年歲漸長，易儲迫在眉睫，兩黨之間已勢同水火，而恰恰程家乃當世高門之首，無論朝代更迭、風雲際會，程家始終屹立不倒，門生故吏遍天下，依附者眾多，在朝中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。

由此，程家成為皇帝和太后爭相拉攏的對象。

陸栩生守喪期滿後皇帝火速發話讓程家與陸家聯姻，意圖通過心腹陸栩生將程家拉入自己的陣營來。

可惜程家祖訓不參與黨爭，誰坐在龍椅上便效忠誰，是實打實的純臣。

一面是皇帝賜婚，一面是幾百年的祖訓，怎麼辦？

程家長房大老爺、當家掌門人都察院首座左都御史程明昱想了個法子，捨棄自己未嫁的小女兒，從旁支挑出程亦安嫁給陸栩生。

就是這一手持了黨爭的平衡。

程家固然是當世第一高門，可族中枝繁葉茂，各房也分個三六九等。

程亦安所在的四房實則是程家的偏房，在范家眼裡是高門閨秀，可在王氏眼裡便不夠格了，以陸栩生的身分地位娶公主都綽綽有餘，程家要嫁也是嫁長房嫡女來，偏生來了個程亦安。

王氏心中不喜，再加上她一直願意娘家侄女為兒媳，自是越發不待見程亦安。

程亦安對婆母的冷色視而不見。

早有婆子擋下蒲團，讓兩人行跪拜大禮。

程亦安先是給老夫人敬茶，隨後便輪到王氏，王氏雖不喜程亦安，當著眾人的面卻也沒為難她，敬茶結束便是認親。

陸家子嗣說多不多，說少也不少，長房陸京膝下二女一子，大姑娘出嫁，大少爺也娶妻生子，尚有三姑娘待字閨中。

二房除了陸栩生外還有個已出嫁的二姑娘，以及三少爺和五姑娘。三年前陸栩生和陸袒父子奉旨出征，戰況激烈，老夫人恐兒孫出事，做主讓三少爺陸繼生先成婚，是以程亦安還有個先過門的弟媳。

三房亦是二女一子，一家人熱熱鬧鬧聚在一處，倒也齊整。

論理接下來該王氏指點兒媳認人，王氏顯然不想開口，她看了一眼身側的三兒媳婦，三少夫人柏氏心領神會，便立即邁出來，「嫂嫂，我領著嫂嫂來認人吧。」

程亦安認親時王氏冷眼觀察，見她應對得體，各房長輩妯娌均也分辨明白，臉色稍霽。

隨後程亦安與陸栩生便退至一旁，立在王氏下首。

陸京平日就不愛湊在女人堆裡，見儀式結束，立即起身跟老夫人告罪，招呼著陸明一塊離去。

老夫人見狀便對幾個孫子道：「你們也去吧，讓我們娘幾個說會話。」

接下來該是女人的戰場，少爺們均識趣退下。

但陸栩生沒走。

「栩兒，你還有事？」老夫人詫異問。

唐氏笑道：「莫非是怕伯母嬸娘們欺負你媳婦？」

唐氏和馮氏怎麼可能欺負程亦安，自然是王氏這個正兒八經的婆母要給兒媳婦立規矩。

王氏輕輕哼了一聲。

馮氏立馬打了圓場，「哪裡，新婚燕爾自然是如膠似漆，栩兒這是捨不得媳婦呢。」眾人都笑了起來。

程亦安聽了有些汗顏，默默垂下眸，落在旁人眼裡便是害羞。

陸栩生朝老夫人拱手，「祖母，孫兒下午要出門一趟，想著不如此刻先領著媳婦去祠堂祭拜。」

這是想帶程亦安離開。

程亦安明白了陸栩生的目的，既然約定做假夫妻，就沒有必要讓她為陸家人情世故煩心，更沒必要讓她在王氏跟前受氣，如此回頭好聚好散。

王氏在這時發話了，「上族譜午後去便是，不急於一時。」

敬茶禮後就該婆婆給媳婦立規矩，古來如此，陸家媳婦個個都是這麼過來的，偏程亦安就要破例不成，今日若叫陸栩生將人帶走了，往後程亦安眼裡哪還有婆母。唐氏樂得喝茶看戲。

馮氏這個時候明智地不吭聲。

夾在當中的柏氏再次開口了，她插科打諢般朝陸栩生屈了屈膝，道：「二哥莫要擔心，弟媳會照料好嫂嫂。」

上有長輩發話，下有弟媳遞臺階，論理陸栩生該放棄，但他從來不是由人左右的脾氣，決定的事百頭牛都拉不回來。

「母親有話當著兒子的面吩咐便是，吩咐完兒子再領著她去祠堂祭拜父親。」陸栩生也很聰明，將父親給搬了出來。

王氏噎了噎。

程亦安默默看著他們母子打擂臺，對著陸栩生略有些刮目相看。

前世這廝怎麼來著？奉行男主外女主內，對後宅之務是一概不管，換做過去，他最嫌女人家聒噪，怕是跑得比大伯還快。

眼看王氏臉色很不好看了，程亦安輕輕瞟了陸栩生一眼，示意他自己可以。

陸栩生反而回了個安撫的眼神。

王氏沒眼看了，視線移至程亦安身上，乾脆直接立規矩，「栩兒媳婦，今日既然成了陸家人，往後便事事以家族榮耀為重，以夫君為先……」

先是長篇大論，囑咐程亦安如何做位賢妻良母，隨後便開始給程亦安派任務，「打今日起，妳便跟著妳大嫂學庶務，廚房的事便交予妳了。」

新婚媳婦過門，要伺候公婆飲食，這是立規矩的第一課，陸家每個媳婦成婚後均在廚房忙活了一陣，少則半年多則一年。

而王氏這麼交代還有另一層深意。

陸栩生雖是世子之身，可國公府的權利掌握在長房手裡，中饋也由唐氏握著，程亦安過門後理應接管國公府的中饋，何不趁著廚房之事讓程亦安慢慢管家？

唐氏當然知道王氏的打算，這是君子陽謀，她也阻止不了。

來之前程亦安已經預料了這等場面，畢竟前世就是這麼過來的，只是她一個要帶著嫁妝離開的人，何苦摻和這神仙打架呢。

連說詞程亦安都想好了，正待開口，有一道略帶磁性的嗓音響在耳畔。

「母親……」陸栩生先行了一禮，男人身形修長，眉宇間的沉穩和冷峻很好地壓住那身吉服的豔麗，令他整個人看起來越發奪目逼人。

「母親給媳婦立規矩理所當然，她也確實該學會如何相夫教子，至於廚房庶

務……」陸栩生語氣頓了頓，「兒子瞧來，暫時不必了。」

王氏臉色險些繃不住，「為何？」

她緊緊盯著兒子，視線很有壓迫感。

陸栩生從容依舊，回道：「她身子弱，性子又軟，將將進府便貿然讓她掌管廚房恐鬧出笑話，兒子的意思是慢慢來，先讓她在母親和嫂嫂跟前學著，有些進益再

說。」

昨夜陸栩生一宿沒睡，回想前世兩段婚姻均以失敗告終，心裡滋味難辨。

程亦安不肯跟他過日子，是不是因為他不是一位好丈夫？

前世他從不過問後宅之事，以至於讓程亦安在母親手裡吃盡苦頭，母親心裡不待見她，拿她跟唐氏鬥法，結果是什麼，結果是程亦安小產。

小產過後程亦安鬱鬱寡歡，夫妻兩人半年不曾同房，等到她身子恢復，恰恰又發生了那樁事導致兩人和離，程亦安當年毅然決然離開，難道不是因為在陸家受了委屈？

且不管程亦安願不願意留下，他確實該自省，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，今生他斷不能坐視後宅不管。

至於國公的爵位和中饋他自有法子拿回來，而不是以程亦安吃苦為代價。

他給了母親一個稍安勿躁的眼神，隨後退了下來。

王氏卻絲毫沒領悟到兒子深意，氣得渾身發抖，「栩兒，這是陸家的規矩，你要破了祖宗規矩嗎？」

陸栩生也想好了對策，他慢條斯理回道：「兒子以為，子嗣為大，待誕下子嗣後再執掌家務不遲。」

這一椿結結實實堵了王氏的嘴。

原來兒子是不信任程氏，想等程氏孕育子嗣後再來掌家，此等思量也不失穩妥。

總歸中饋在唐氏手裡也不是一日兩日的事，不急於一時。

丈夫過世後二房式微，急需繁衍子嗣以助二房聲勢。王氏被說服了，況且兒子的脾氣她心知肚明，再爭執下去吃虧的只會是自己，於是頷首道：「也好。」

唐氏鬆了一口氣，老夫人也沒提出異議，皆大歡喜。

陸栩生帶著程亦安告辭。

程亦安神情自在跨出門檻，看了前面的男人一眼。

噴，腰板真硬。她要那破中饋做什麼，前世管家管的還不夠嗎？吃力不討好。

雖說陸栩生是為了跟她撇清關係而替她撐腰，但程亦安不得不感慨一句，瞧，夫君會做人，還真沒她什麼事呢！

陸栩生引著程亦安在祠堂走了過場回到寧濟堂。

時辰尚早，兩人又不曾留在榮正堂用早膳，這會兒便吩咐下人擺膳。

進來了兩位嬪嬪，一位面生，但程亦安認識，是王氏王氏的心腹曹嬪嬪，名義上照看陸栩生，實則是王氏安插在兒子房中的眼線。

另一位自然是程亦安的陪房李嬪嬪了。

像程家這樣的大族嫁女，陪房要精挑細選，她嫁給陸栩生於四房來說是光耀門楣的大事，祖母選了兩房陪房給她，一房是李嬪嬪夫婦，另一房是明嫂子夫婦。

李嬪嬪夫婦管內，程亦安的嫁妝就在李嬪嬪手中，明嫂子夫婦管外，這會兒不曾進內院來。

瞧見李嬪嬪那張精明的面孔，程亦安忽然覺得想要立馬和離也不容易，瞧瞧，程

家四房那邊恐怕就不好打發，還得需要合適的契機。

早膳過後，寧濟堂所有下人進來給主母磕頭。

程亦安賞了原本寧濟堂的僕從，陸栩生也給了李嬪嬪等人賞賜。

兩位嬪嬪紛紛替主子行事，各自發賞，相安無事，待要吩咐上茶，兩位嬪嬪卻很「默契」地同時開口——

這是權力之爭，往後這寧濟堂到底誰說了算。

程亦安看了一眼李嬪嬪，示意她不必爭，反正之後她就要走了。

喝過茶，陸栩生便出門去了，曹嬪嬪親自送他去二門，她是陸栩生的奶娘，在府內很有體面。

陸栩生臨行囑咐她，一切聽程亦安行事。

可這話曹嬪嬪只是聽聽，沒放在心上。

程亦安留下李嬪嬪說體己話，「明嫂子可安頓好了？」

年輕的媳婦進了門，慢慢掌了家便將自己的陪房心腹安插在重要位置，程亦安既然要和離，自然沒有這個打算。

李嬪嬪回道：「已經安頓好了，老奴讓她先熟悉熟悉府內人情世故再作理論。」

程亦安卻知道明嫂子夫婦能幹大事，思忖道：「我與二少爺商量了，待生了孩子再上手庶務，眼下這段時日先讓明嫂子家那位跟著葉叔管著嫁妝鋪子吧。」

明嫂子的丈夫辦事利索機靈，比李嬪嬪的丈夫葉叔能幹，葉叔上了年紀，做做掌櫃可以，跑腿卻不行。

李嬪嬪想了想道：「也好，那您先歇著，老奴去將嫁妝卸下來安置好。」

程亦安的嫁妝還在廊子上鋪著呢，等著她這位管事嬪嬪和曹嬪嬪去歸置。

程亦安聞言有些頭疼，輕咳道：「您別急，先將箱子擱在東廂房吧。」

那些東西暫時用不著，拆了回頭還要歸整，多麻煩。

寧濟堂西廂房接待外客，東廂房是預備著給孩子住的，如今正空著呢。

李嬪嬪眉頭頓時一皺，「這怎麼成？」

李嬪嬪以為程亦安不懂，挨著她腳跟前的錦杌坐著，語重心長道：「姑娘，嫁進來第一要務便是整理歸置嫁妝，此其一，其二也是趁機問問姑爺的私房和體己，對了，昨夜姑爺怎麼說，可有交庫房鑰匙給您？」

大戶人家的少爺都是有私房體己的，有能耐的甚至還有小庫房，在李嬪嬪看來陸栩生位高權重，沒少得封賞，私房肯定可觀。

程亦安哭笑不得，卻還是認真解釋，「此事我與姑爺自有安排，嬪嬪先不著急。」

程亦安語氣有幾分不容置疑的架勢，李嬪嬪便不敢吭聲了。

她深深看了一眼程亦安，心想姑娘出嫁了，能當家做主果然不同了。

李嬪嬪又問起了另外一樁要務，「姑娘瞧著，姑爺可有通房？」

論理通房得在次日給主母敬茶。

方才丫頭過來磕頭時李嬪嬪刻意掃了幾眼，沒見長得特別出挑的，心裡還在疑惑

這事。

這一樁程亦安倒是很肯定地回，「二少爺說沒有。」

這就是陸栩生的可取之處。

前世陸栩生就沒有通房，她小產後有半年不曾與他同房，剛開葷的陸栩生愣是沒碰一個丫鬟，不僅如此，更不會在外頭沾花惹草，陸栩生素來潔身自好，這一點能將京城九成的男人比下去。

是他不貪嗎？那不是，這男人面上冷淡，床第之間卻異常折騰，若不是她身子扛不住，他一夜能要幾次水。

管得住自己下半身的男人才可靠。

李嬤嬤就放心了，對這門婚事越發滿意。

東廂房的鑰匙在曹嬤嬤手中，李嬤嬤來到倒座房尋到曹嬤嬤，曹嬤嬤就知道她是為嫁妝而來。

她拍拍手上的瓜子殼灰，起身對李嬤嬤笑道：「嬤嬤何事？」

嫁妝歸置要婆家人在場，也好核對單子是否屬實，而曹嬤嬤恰恰是幫著核對嫁妝的人，保不齊待會兒還能得些賞賜。

但可惜，李嬤嬤與她說，「老姊姊，東廂房鑰匙何在，少夫人問呢。」

曹嬤嬤微微有些疑惑，也不多言，連忙去到西廂房盡頭的耳房拿鑰匙，牆角盡頭有一個六層的八寶鑲嵌豎櫃，裡頭擋著寧濟堂各房門的鑰匙與人情往來的帳冊之類，她在其中一個匣子裡拿出東廂房鑰匙。

李嬤嬤在門口站著沒進去，她也清楚，一人一個山頭，過去寧濟堂很顯然是曹嬤嬤照管。

一旁有眼力見兒的嬤嬤一見少夫人進了門，就該將鑰匙一類悉數交給主母，這個曹嬤嬤顯然沒有這個覺悟。

李嬤嬤心想，恐怕得費番功夫方能在院子裡站穩腳跟。

李嬤嬤拿了鑰匙帶著陪嫁丫鬟將嫁妝箱子搬進東廂房。

曹嬤嬤在倒座房的窗口看傻眼了。嫁妝不入庫？這是做什麼？她連忙一溜煙退出來往王氏的院子去了。

王氏聽說這事滿臉詫異，很是不滿。

嫁妝單子交予婆家並當場核對是理所當然的，程亦安的嫁妝單子早早就給了王氏，但程亦安不驗貨入庫卻是奇怪了。

曹嬤嬤小聲揣測，「夫人，莫不是嫁妝裡頭有什麼乾坤吧？四房畢竟不是長房，奴婢也聽說咱們這位二少夫人母親早逝，家裡是繼母做主，定是給不出什麼好東西來。」

這是懷疑程家弄虛作假。

王氏沒有曹嬤嬤眼皮子這麼淺，一個嚴厲的眼神扔過去，「閉嘴，這話也能亂說！」

說出去丟陸栩生的臉。

「程家四房雖不怎麼樣，可這門婚事是程明显親自過問的，他能容忍這種事發生？」

程明显是都察院首座，當朝左都御史，出了名的嚴謹克己，眼睛裡揉不得沙子，程家四房敢在他眼皮底下弄虛作假，無須陸家出面程明显就能掀了四房。

而事實上王氏還聽說程亦安出嫁，長房看在她替程家聯姻的分上私下添了嫁妝。

「不過，她不將嫁妝清點入庫也實在蹊蹺。」

正兒八經去問嘛王氏不屑，顯得他們算計女方嫁妝似的，王氏還丟不起這個人。出於對程明显人品的信任，王氏決定不過問這樁事了。

曹嬤嬤這一走李嬤嬤便有所察覺，立即進來跟程亦安報信，「老奴瞧著那曹嬤嬤出了門，怕是告狀去了。」

程亦安正在案桌後整理自己的書冊，失笑道：「隨她去吧。」

李嬤嬤有些頭疼，「姑娘，這曹嬤嬤也忒沒眼力勁了，老奴尋她討要鑰匙，便是提醒她將東西交出來，孰料她是摵得死死的。」

曹嬤嬤是什麼人，程亦安早就見識了，她笑著寬慰李嬤嬤，「她呀是二少爺的奶娘，比旁人本就更有體面些，俗話說奶娘也是半個婆婆，甚至比婆婆更難纏，這些奶娘伴著少爺們長大，少爺屋裡的事哪一樁不是她們做主，我這一進門便是奪了她的地兒，她心裡好受才怪。」左右待不了多久，程亦安沒放在心上，反是吩咐李嬤嬤，「將嫁妝單子給我瞧瞧。」

她要盤算盤算能挪出多少錢來，先在外頭購置個宅子，女人哪得有個自個兒的落腳之地，任何時候不受制於夫家和娘家。

午膳程亦安就在自己屋子裡用，晚上待陸栩生回府，兩人一道去了王氏院子。王氏又不傻，陸栩生白日行為舉止擺明了不叫她為難程亦安，這個兒子可不是老三，是在陣前取敵將首級的人物，不能跟他對著幹，是以王氏暫且收了給程亦安立規矩的心思，一頓飯吃得不溫不火。

飯後王氏讓程亦安先回去，留下陸栩生商議明日回門禮的單子。

名門望族的人情往來皆有章程，陸家不會在這種事上落人口舌。

陸栩生看了單子無礙，又安撫母親中饋的事稍安勿躁便回了房。

他將將行至寧濟堂的月洞門外，便聽見裡面傳來爭執聲。

曹嬤嬤與李嬤嬤在廊下對峙。

「好端端的，新房裡為何要添一張填漆榻，不是擱了一張羅漢床嗎，還不夠放東西？」

李嬤嬤也不明白程亦安為何要往內室添榻，但身為奴婢第一要務便是服從，她若不聽程亦安調派，往後誰把程亦安放在眼裡？

李嬤嬤臉色漸冷，「老姊姊，這是少夫人吩咐的，我們做奴婢的只能照辦。」

曹嬪嬪不同意，「不成，新房擋兩張榻不吉利，我們陸家沒這個規矩。」

什麼吉利不吉利，說白了便是爭權力。

李嬪嬪氣死了，「我們少夫人愛讀書，平日閒來無事就愛在填漆榻上歇著，怎麼，妳這是要越過主子頭上去？」

曹嬪嬪被安了這麼一個大罪名，臉色頓時發青，拉下臉道：「喲，老姊姊不愧是世家大族出來的，說話一套一套的，竟是將我唬住了，我不知你們程家什麼規矩，可我們陸家向來敬重老人，府裡的老嬪嬪見了少爺小姐都是可以不用行禮的，老夫人常說，我們這些老媽子跟過老爺夫人，見了世面，平日少爺小姐有不當之處少不得要規勸，這才是做嬪嬪的職責。」

李嬪嬪也不甘示弱，「說的沒錯，我們府裡也是這個理，只是主子寬宥是主子有氣度，咱們做奴婢的卻不能忘本。什麼是本？主僕有別是本，今日是我們少夫人開的口，換做二少爺吩咐，老姊姊也是這般阻止不成？知道的都曉得嬪嬪您最是殫精竭慮替主子分憂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嬪嬪給新婦下馬威，讓我們少夫人下不來臺呢。」

曹嬪嬪一張臉漲得通紅。

她還待強嘴，見李嬪嬪朝著身後行禮，回眸一瞧，一道高大的身影杵在走廊下，如陰影般罩著她，嚇了曹嬪嬪好一跳，她頓時失聲，「給二少爺請安，二少爺怎麼回來得這樣早？」

過去陸栩生總要在書房忙到半夜才回房安寢。

這話無形中昭告了親近，她就是要告訴李嬪嬪，她服侍了陸栩生二十多年，是男主人身邊第一得力人物。

但李嬪嬪反而彎了彎唇。

曹嬪嬪犯了大忌了。主人回來早晚，是個奴婢該過問的嗎？

果不其然，陸栩生擺擺手，示意李嬪嬪回房，隨後往西廂房裡指了指，與曹嬪嬪道：「嬪嬪隨我進來說話。」

曹嬪嬪跟著他進了西廂房的正間。

陸栩生武將出身，站如松坐如鐘，又素來不苟言笑，他往案桌旁坐著便是排山倒海的壓力。

哪怕養了陸栩生這麼大，曹嬪嬪瞧見他還是有些懼怕的，她猜著陸栩生聽見了方才的話，怕他不悅，忙陪笑道：「二少爺別誤會，老奴是覺得疑惑才多問幾句，二少夫人既然喜歡，老奴照辦就是。」

陸栩生神色不動，而是往跟前錦杌指了指，示意曹嬪嬪落坐。

曹嬪嬪忐忑坐下。

陸栩生修長的手執輕輕撥動著茶盞，淡聲問她，「嬪嬪伺候我多少年了。」

這是曹嬪嬪這輩子最大的驕傲，忙豎了手指，津津樂道的說：「二十一年了，少爺今年二十一，老奴服侍您也有二十一年了。」

陸栩生慢慢頷首，「嬪嬪辛苦了。」

曹嬪嬪聽他這般說，頓時百感交集，「老奴不辛苦……」

她正待訴苦，卻聽得陸栩生悠悠開口，「往後嬪嬪便回去榮養吧。」

曹嬪嬪一聽這話神色僵住了，呆呆看著陸栩生，「二少爺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

這些年伺候陸栩生，管著寧濟堂大大小小的事，陸栩生一年四季衣裳均是她備的，裡裡外外的油水數不勝數，讓她榮養不是斷她財路嗎。

「二少爺，老奴伺候您這麼多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。」她還待爭辯卻見陸栩生一個眼風掃過來，嚇得將後面的話吞了回去。

這位主子可是從屍山火海裡殺出來的，出了名的說一不二。

曹嬪嬪不敢喘氣，懼懼地住了嘴，心裡卻想這新來的二少夫人了不得，方才一個晚上便將二少爺迷得神魂顛倒，上午頂撞了二夫人，如今又來派她的不是。

陸栩生起身離開了。

他處置曹嬪嬪有兩個緣由，一來少爺成親，奶娘也到了榮養的時候，二來一山不容二虎，留她在寧濟堂容易滋生是非。

前世他一心撲在功業，滿腦子琢磨的是如何肅清邊患，抵禦外侮，內宅這些事對於一個在朝堂叱吒風雲的男人來說不足掛齒，可結果是他守好了大晉邊疆，卻沒守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。

今生，他要守好自己的女人。

### 第三章 新婦回門除隱患

陸栩生回到正屋，徑直去了浴室。

片刻，他更衣出來，便見拔步床內探出一張小臉蛋，正俏生生望著他。

「爺，你將曹嬪嬪趕走了？」

方才李嬪嬪進來告訴程亦安，曹嬪嬪將一應鑰匙與人情帳冊交了過來，捲鋪蓋離開了寧濟堂。

床邊的矮櫃上燃著一盞宮紗燈，暈黃的燈芒柔柔蕩蕩傾瀉在她面頰，映著那黑幽幽的水杏眼明亮又清澈，她未施粉黛，肌瑩眉秀，一頭綢緞般的墨髮鋪在腦後，身上只裹著件中衣，纖細的手臂托著兩腮，大大的眼，長長的睫，說不出的韻致瀟灑。

陸栩生喉嚨緊了緊，移開視線，一面往安置好的填漆榻邁去，「不使走，難道留著膈應妳？」

陸栩生背對著程亦安退靴上榻。

程亦安眨了眨眼，這廝怎麼比前世越看越順眼呢，曹嬪嬪離開，她當然自在舒坦，

「雖說如此，只是我這一進門你便將人趕走，我怕回頭老夫人和夫人把帳算在我頭上。」

陸栩生沒好氣道：「怕什麼，不是有我嗎？」

程亦安愣了愣。對啊，還有陸栩生呢，她怕什麼？

陸栩生是誰呀，他是都督府的二品武將，邊關九鎮的領軍人物，皇帝跟前第一紅人，陸家的榮耀靠的可不是大老爺，而是陸栩生，府裡但凡有眼力的都該要巴結她才是。

她怕什麼，橫著走！

可恨前世她竟沒看穿，謹言慎行，本本分分，可見人有的時候就是不能太老實了。程亦安豁然開朗，「就依你。」

她吹了燈挪進床榻繼續睡，只是才睡了片刻又蹭蹭爬起來，掀來簾帳看著陸栩生的方向，「可是你將人趕走了，回頭待我離開，你使喚誰去？」

曹嬪嬪畢竟是陸栩生使喚慣了的人。

這話說出來屋子裡的氣氛就沒那麼融洽了。

黑暗中，那個高大的男人枕著雙手合著眼，拒絕回答這樁，「睡吧，明日還要回門。」

他側身不想理會程亦安。

一提起回門，程亦安頓時斂了斂神。前世她被算計便是由程家四房而起，明日她就得掃除這個隱患。

中秋剛過，早起風越發沁涼。

程亦安撫了撫刺骨的鼻梁，披上李嬪嬪給她準備的殷紅緞面披風便出了門。

李嬪嬪送她至月洞門口，「大少夫人一早打發人來說車駕在正門前備好了，老夫人清晨起得遲，不叫去請安，讓您徑直去程家。」話說到這裡，恐程亦安托大，還是輕聲提醒，「老夫人那邊不去，姑娘還是得給夫人請安再走。」

程亦安頷首，「自是這個理，對了，二少爺呢？」

陸栩生也不知怎的，今日一早便不見蹤影。

李嬪嬪苦笑道：「說是習武去了。」

初來乍到，人手安排不到位，還沒法清晰捕捉男主人的行蹤。

程亦安頷首，帶著如蘭往王氏的明熙堂去，在半路長廊的岔路口遇見了在此等候的陸栩生。

涼撲撲的風吹在程亦安面頰，兩腮紅的如同果子，襯得她人也嬌俏可愛了些，陸栩生一眼掠過她，悶聲道：「習武後在書房換了一身衣裳。」

這是解釋為何沒陪她。

程亦安也不在意，與他一道給王氏請了安，這才出垂花門登車前往程府。

程亦安一眼瞧見了候在車駕外的幹練婦人，穿著淺紅的長褶，外罩深紅的比甲，滿臉的笑容，正是陪房明嫂子。

「二少爺，二少夫人！」明嫂子趕忙上前給兩人請安，連著嗓音也是爽利輕快的。

程亦安很喜歡明嫂子，明嫂子很為她豁得出去，前世被陷害後是明嫂子衝去程家長房，一狀告到老祖宗跟前，程家主事者親自出面料理了此事。

前世程亦安更信任奶娘李嬪嬪，可事實卻是李嬪嬪是祖母的耳報神，而明嫂子對自己絕對忠誠。

明嫂子攏著程亦安上了車，陸栩生則在外頭交代管事檢查回門禮。

少頃馬車駛動，緩緩駛出陸家前面的巷子，程亦安交代如蘭待會下車去尋些香油蠟燭之物，她有妙用，此時車簾驟然被掀開，陸栩生進來了。

程亦安看著彎腰進來的高大男人，有些愣神。

前世陸栩生從未與她同乘，新婚那會兒他不滿意這門婚事，也不喜程家四房，面子上過得去即可，私下從不與她親近，何以今日往她馬車裡鑽？

如蘭瞧見男主人進來了，趕忙退了出去。

陸栩生在程亦安左側坐下，見程亦安上上下下打量他，側眸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程亦安覺得陸栩生有些怪。

如果說不叫她插手廚房庶務是為了撇清瓜葛，那麼昨夜將曹嬪嬪使出去以及今日堂而皇之與她同乘便有些蹊蹺了，彷彿要跟她好好過日子。

程亦安忍不住試探，「你怎麼不騎馬？」

陸栩生身子微頓，前世他嫌坐馬車磨磨唧唧，乘車的次數屈指可數，今日也不知道怎的就這麼進來了。

他雙手搭在膝蓋，避開她冰泠泠的視線，淡聲回道：「前世騎得還不夠嗎？連死都死在馬背上。」

哦，原來如此，忌諱呢。程亦安就沒多想了。

夫妻倆一個正視前方，一個瞥著窗外的方向，聽著外頭車馬粼粼養神。

程亦安心裡盤算著待會要做的事，轉身與陸栩生道：「今日我大約要在程家待得晚一些，你午膳後便可先行離開。」

前世陸栩生在程家待得極不自在，宴席結束便先走了。

陸栩生一聽這話臉色就不好看了，冷笑道：「要見范玉林？」

范家就在程家隔壁，兩人青梅竹馬一塊長大，陸栩生是知道的。

程亦安一愣，對上陸栩生嘲諷的眼神，沒好氣道：「不是。」想了想道：「他這會兒不在京城。」

前世范玉林在皇帝賜婚後傷心欲絕回了益州，直到半年後方回京。

當然，這傷心有幾分真幾分假程亦安就不知道了。

陸栩生見程亦安對范玉林的事記得這般清楚，心裡沒由來的感到煩躁。他是不是得做點什麼，比如派個人去益州宰了那小白臉，好斷了程亦安的退路？

陸栩生磨了磨掌心的繭，側眸盯著程亦安，半是認真半是試探道：「上輩子過得如何？」

程亦安抬眸迎上他深邃的視線，心裡忽然湧上一股心酸委屈甚至不甘。

她當然知道陸栩生什麼意思，前世她遠在益州也常聽到京城的傳聞，都道那誠國公府如何顯赫，陸栩生與那嬌妻如何琴瑟和鳴，人總不輕易認輸，不能給他嘲笑她的機會。

她避開他的視線，懶洋洋地回，「還不錯啊。」

果然。陸栩生心扎了一下，冷哼一聲不再說話。

兩人一路沉默至程府。

程家是個比陸家更有底蘊的大族，陸家的宅邸尚是皇帝所賞，那麼程家這一片主宅便是世代相傳，江山幾經易主，但程家始終是程家。

程府坐落在黃華坊東北方向程家園一帶，依山而築，郁郁青青，遠遠望去，幾座

亭臺閣榭掩映在蔥蘢的山木中，一片蓊鬱之氣，比起旁處屋簷鱗次，頗有幾分世外桃源的清幽。

宅子離皇城雖遠了些，佔地卻極大，且宅邸防衛自成一套，整座程家園四四方方，高牆為築，每一箭之地便設有一個角鋪，每夜均有家丁在此地巡邏。

一條長街打程家園正中穿過，是程家人出入的必經之道。

由這條長街將程家分為南府和北府，程家族譜所載共有十五房，這些族人大多居住在老家弘農，留在京城的只有四五房。

街北一整片宅子均是長房嫡支所居，其餘偏房聚居在南府，南府這些偏房事實上是依附北府而活。

程家四房便是南府的一支。

程家子嗣旺盛，族中女兒甚多，旁人家或許嫌姑娘多，程家的姑娘卻個個是寶，為何？

程家這樣的門楣地位，就是旁支庶女求親者亦是絡繹不絕，彷彿只要娶了程家女，前程安危便有了保障。

正因為如此，對於程家而言姑爺回門或姑奶奶省親那是再尋常不過的場景。但程亦安和陸栩生除外。

今日程府大門森嚴依舊，可暗地裡不知多少雙眼睛盯著這裡。

這門婚事王氏不滿，程家也有人不滿。

那陸栩生正是朝中新貴之首，何以這樣的貴婿便宜了程亦安？長幼有序輪不到程亦安，才情家底比她好的也不是沒有。

「那只能是相貌了，妳瞧，程家這麼多姑娘，論上長房，誰有安安生得美？」

新婦今日穿了一件殷紅對襟長襍，梳著攢珠百合髻，外罩一件桃紅撒花重鍛褂，胸前垂著一串八寶瓔珞，瓔珞底下墜著個翡翠勒子，翡翠水頭極好，色澤也鮮豔，一看便是上等貨，再看那張臉，明明白朗的鵝蛋臉，跟剛剝出來似的，眼神透亮，身段又高挑，是很敞亮端莊的長相。

要論臉蛋，那些趴在窗戶底的姑娘再不服氣也得服了。

車駕在南府大門前停下，門口侍奉的僕從井然有序上前請安，該牽馬的牽馬，該領人入門的入門，該報訊的報訊，人影匆匆卻無喧譁之聲，個個屏氣凝神。

程亦安下車，不自覺便斂了心神。

陸栩生的身分不一般，程家四房遣了三老爺程明同領著一眾少爺前來迎接。

對於四房來說這門婚事是高攀，程家兄弟不敢喚陸栩生的字，均客氣地喚他官職，眉宇間均含有敬色。

三老爺程明同含笑往裡一比，「來，栩生，咱們進府喝茶。」

南府門前正熱鬧時，北府的臺階處忽然傳來一道敞亮之聲——

「慎之。」

慎之是陸栩生的字，陸栩生和程亦安同時回眸。

此人極快地從臺階掠下，來到陸栩生夫婦跟前，只見他面容朗俊，眉長而面闊，周身有一股英俠氣度，正是北府大老爺程明昱的嫡長子程亦彥，如果不出意外，

此人未來便是程家的族長，新一代主事者。

程亦彥朝兩人拱手施了一禮，「慎之與安妹妹今日回門，燕寧在此一賀。」

程亦彥露面的原因很簡單，這門婚事是聖上賜婚，此舉是給皇帝、給陸家面子。

他這人不笑亦有三分笑意，觀之可親。

陸栩生在朝中常與他打交道，比起程家其餘人他跟程亦彥算是相熟，從容回禮，

「多謝燕寧兄。」

程亦彥頷首一笑，目光挪至程亦安身上，卻見妹妹倏忽紅了眼眶。

程亦安見到程亦彥心緒有些控制不住。

前世她和離改嫁益州，無疑壞了程陸聯姻大計，四房可沒人給她好臉色，正是這位未來的族長同情她在陸家受了委屈，為了族中做出了犧牲，力排眾議每月著人給她送程家分例，給她撐腰，讓她在益州衣食無憂，重生歸來，再度見到這位並不相熟的族兄，怎能不觸動？

程家之所以繁榮數百年不倒，與當家主事者世代相傳的眼界胸襟和擔當分不開，所以，前世分例斷供時這位族兄是不是出事了？

這一生，她絕不能看著他出事，絕不能看著程家敗落！程亦安咬了咬牙在心中發誓。

程亦彥見程亦安紅了眼，錯愕一瞬忙問：「妹妹何以喜得落淚了？」

話是問程亦安，眼神卻分明看著陸栩生，質疑陸栩生是不是讓程亦安受了委屈。

瞧，這就是長房的威懾力，換了四房兄弟哪個都不敢。

程亦安怕他多想，連忙破涕為笑，朝他屈膝施禮，「讓兄長見笑了，我就是高興……」說完還故意害羞地看了陸栩生一眼。

陸栩生神色平平看著她，有些無語，但還是很配合地往她身側靠了靠。

程亦彥放心了，目送陸栩生和程亦安進了南府大門。

南府內部亦有巷道，各府獨立落鎖，進門有一面闊五間的大廳，上書「中賢堂」三字，則是南府的議事廳，平日無事此地落鎖，繞過議事廳往西南方向行過一徑便是四房的大門了。

眾人迎著新婚夫婦一路跨過門檻，一股秋菊香撲面而來，進了自家門便熱鬧許多，簇簇的歡笑聲是久違的鄉音。

前世程亦安去了益州，足足五年不曾回京，如今重回故里，心難自持。

唏噓間望見兩位老爺候在正廳，略長一位是程亦安的大伯父，他面頰隱隱含著激動，目光落在陸栩生上移不開眼。

而另一位是程亦安的父親，四房二老爺程明祐，他身形修長清瘦，負手立在臺階，一張冷白臉，薄薄的皮肉裹著高高的顴骨，神情冷冷淡淡，沒有半分笑意。

對上那雙毫無情緒的眼，程亦安的心隱隱刺痛了一下。

程亦安尚在襁褓之時母親便故去了，後來父親續娶了一房妻子，生下一兒一女。

印象中他們四口才是一家人，而她是多餘的那個。

幸而祖母憐惜她，將她抱在膝下養大，倒也不算委屈。

前世終其一生她都不曾得父親一絲憐愛，他甚至不願看到她，每每瞧見她的臉，

略怔一瞬便移開，今日亦是如此。

她一直不明白自己因何不得父親歡喜？

新人上前朝兩位長輩施禮。

大伯父很熱情，三叔也很客氣，唯獨正兒八經的岳父很冷淡。

陸栩生不動聲色看了一眼程明祐，前世他不曾察覺這位岳父有蹊蹺，畢竟他比人家還冷，今生卻發現不對勁，哪有這麼不待見自己女兒的。

陸栩生替程亦安鳴不平。

喝過茶應酬一番，陸栩生主動與大伯父說：「小婿先隨亦安拜見祖母，再陪諸位尊長喝酒。」

論理這個時候該程明祐陪著女兒女婿去給老夫人見禮，但程明祐置若罔聞，坐著不動。

大老爺程明澤給氣死了，連忙朝三弟使眼色，於是再次由程明同領著兩人去後宅。待新人離開，程明澤揮退下人，對著程明祐擺起兄長的架子，「你為什麼不去？」程明祐坐在圈椅裡，懶散地捏著酒樽，涼涼看了他一眼，滿嘴嘲諷道：「我為何不去，兄長不是心知肚明嗎？」

看著他滿目質疑的眼神，程明澤臉色漲紅，隨後氣得拂袖，斥道：「你呀，簡直糊塗，那可是皇帝跟前的第一紅人，有了這女婿你在京城還不橫著走，就是北府的程明显都得給你幾分面子。」

這話程明祐顯然聽得耳朵起了繭，別過臉去，不耐煩聽。

程明澤更氣了，急得在他面前來回踱步，「我警告你，收起你的臭脾氣，給個笑臉，咱們四房的前程都在這呢。」

程明祐還是無動於衷。

最後程明澤拿出殺手鐗，「你再不服帖，趕明兒我斷了夏氏的供奉。」

夏氏便是程亦安的母親，程明祐在長安寺給她供奉了往生牌，每年要耗費不少銀子，而四房的財權掌握在程明澤手中。

這話實打實捏住了程明祐的軟肋，他霍然起身，狠狠剜了程明澤一眼，拂袖往後院去了。

程明澤看著他負氣的身影，長長撫了撫心口。

後院女眷極多，程明祐不曾去老夫人的院子，而是等在花廳，待會陸栩生給長輩請過安後會回到此處吃席。

但陸栩生沒來。

「你為什麼不去？」程亦安問道。

陪著程亦安見過老夫人等人後，陸栩生就坐在老夫人院子外頭的小花廳不走了。

陸栩生捏著小小的青花瓷盞，面無表情地看著她，「他不待見妳，我為何要給他面子。」

細碎的陽光穿過樹枝斜斜投遞在那張臉上，光影覆過他的眉梢，描繪出一股漫不經心的銳氣。

陸栩生就是這個臭脾氣，不慣著任何人。

程亦安噎了噎，瞪他道：「別鬧。」

那張紅撲撲的臉蛋合著濃密的眼睫，水靈的杏眼，被秋芒映出幾分嬌嗔。

陸栩生的心彷彿被撓了下，將茶盞擱下，狹長眼眸直勾勾看著她，分明寫著二字——就鬧。

程亦安臉倏的一紅。

這廝，跟她甩脾氣呢，他不想做的事誰也奈何不了他。

程亦安拿他沒轍，只得請來幾位弟弟陪他喝茶，自個兒進屋跟祖母敘話去了。

程明澤等人左等右等不見陸栩生，一打聽人在涼亭坐著，便知這是生了嫌隙。

程明澤狠狠給了程明祐一頓臉色，「你以為他是誰，能在他面前擺岳父架子？皇帝的龍鬚他都能捋一捋，你算老幾？」

程明澤使了個眼色，與程明同一道將程明祐架著過去了。

陸栩生遠遠瞧見幾位老爺往這邊來，也不能失了身分，這才迎過去。

程亦安回門，最高興的莫過於四老夫人。

「母親這是合不攏嘴了。」一個高挑身材肌膚微豐的婦人含笑給四老夫人遞了茶。

四房三夫人竇氏去廚房看顧午宴去了，留在這裡伺候的是程亦安的繼母苗氏。

四老夫人今年五十五，早到了好好享福的年紀，卻因老太爺去世的早，幾個兒子不大成器，她一人操勞一家子，堆了一臉皺紋，今兒個倒是好不容易笑了一臉，拉著程亦安不肯鬆手，「明明才出嫁不過兩日，我竟是覺得過了許久時日了。」程亦安出生時老太爺已經過世，四老夫人孤寡一人，夏氏撒手人寰後她將程亦安抱在自己屋裡養，祖孫倆十七年來相依為命，誰也離不得誰。

四老夫人這話一出倒是勾出了程亦安一眶淚，於四老夫人而言只是三兩日，於程亦安而言已是五年未見，已是生死相隔。

她趴在四老夫人胳膊上低泣不止。

程亦安下頭坐著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，見兩人這般親暱，輕輕扁了扁嘴，半是拈酸半是不滿，「二姊姊是祖母心肝兒，我們餘下三個抵不過姊姊一個。」

說話者一雙丹鳳眼別有幾分俏麗，是程亦安的妹妹，府裡三小姐程亦莘。

她這話狠狠引起了餘下兩位姑娘的共鳴。

四房大老爺程明澤膝下有一對雙胞胎兒子，一個未嫁的長女，大小姐年紀也僅僅比程亦安大一歲，今年十八，名喚程亦晴，同是四老夫人膝下養大，她父母雙全，又佔了個嫡長女的名頭，生得也花容月貌，論理該比程亦安更招媒婆歡喜。

她坐在左下首默默喝茶。

剩下一位便是四房三老爺程明同的女兒，四小姐程亦枚，這是個有名的呆子，平日不諳世事，不過祖母格外疼愛程亦安她也是看在眼裡的。

苗氏見狀瞋了女兒一眼，「妳姊姊出嫁了，往後便是別人家的人，一年也難回來幾趟，今兒個回門妳該歡快才是，何以吃姊姊的醋？」

聽著倒像是維護程亦安，實則是暗點程亦安，往後沒事別往娘家跑。

程亦芊一聽這話鳳眼睜得亮晶晶的，對苗氏說：「娘，既然往後姊姊不常歸家，姊姊的院子能不能挪給我住！」

這話一落，東次間內靜了靜。

苗氏悄悄看了一眼四老夫人，見她臉色沉下來，朝女兒使了幾個眼色就不吱聲了。

四老夫人對程亦安偏愛到什麼地步呢，將府裡景致最好的院子給了程亦安。

當初大夫人金氏和苗氏均是不滿的，金氏認為那院子當給自己女兒大小姐程亦晴，苗氏認為當給自己的女兒程亦芊，竇氏心想既然妳們爭執不下，不如乾脆給她女兒程亦枚？

四老夫人的解釋是，「安安沒娘疼，我少不得偏疼她一些。」

這話並沒有什麼說服力，以至於金氏認定程亦安搶了自己女兒的風頭，回門這樣的喜慶日子她也告病不曾露面。

程明昱既然將婚事派給了四房，長幼有序，也該大姑娘程亦晴出嫁，就因著四老夫人偏愛程亦安，大好的婚事落在她一個孤女頭上，金氏恨得咬牙切齒，當初若不是以為這門婚事十拿九穩，她也不至於拒了旁的幾門好親，害得她女兒尚且待字閨中，為人恥笑。

四老夫人看著底下滿腹怨言的兒媳孫女們，不禁搖頭。

她們一個個怨她偏心，殊不知這門婚事從一開始註定就是程亦安的，她這般做是殫精竭慮，為整個四房掙前程呢。

四老夫人不屑於解釋，徑直發話，「安安嫁得近，逢年過節還是常回來的好。」言下之意是院子要留給她。

東次間內瞬間安靜如斯，一場好好的回門宴已沒了興致。

午宴過後，程亦安哄著四老夫人瞇會兒眼便回了自己的閨房。

從四老夫人院子角門出來，沿著石徑往東面過一條曲折石橋，目光緊隨腳下一隅溪水望去，只見芍藥滿地，秋菊如霞，曲徑通上一片粼水的寬臺，花繁木繞，十分的好景致，再往後連著穿堂進去便是正院。

程亦安久久立在石橋上，目光定在穿堂口不語。

前世她與陸栩生的和離便是拜她的繼母和三妹所賜。

出嫁一年後一日祖母突然病重，也不知老人家稀裡糊塗說了什麼話，傳了一些不好的謠言出來，那苗氏便跟發了瘋似的鬧，緊接著沒多久便出事了。

她過去繡的一個香囊被從范玉林的書房翻出來，而范玉林寫的一首相思詞落在她閨房裡。

程亦安在陸家聽說此事，氣得發抖。

她的香囊明明白白在守宅的丫頭收在閨房匣子裡，怎麼可能在范玉林那兒，她更不曾收過范玉林的什麼詩詞。

後來證明這是繼母和三妹的手筆。

守宅的丫頭不曾跟著出嫁，在繼母手底下討生活，很容易就被收買了。

事情並不複雜，影響卻極其惡劣。

很快京城議論紛紛，說是她本與范玉林兩情相悅，是陸栩生橫插一腳斷了他們的好姻緣。

這種事人云亦云，捕風捉影，越辯越黑，所有矛頭直指程亦安。

婆母壓根不聽她解釋，指著她喝罵，責她不檢點，丟了陸家臉面，意在逼她和離好改聘王氏女為媳。

那時她剛經歷小產傷心欲絕，被婆母壓得喘不過氣來，又顧念著程氏和陸家的臉面，與陸栩生提出和離，陸栩生毫不猶豫答應了，並成功說服皇帝解除婚約。

她就這麼回到了程家。

而苗氏目的不止於此，只道她搶了本該屬於程亦芊的婚事，非要把自己女兒替嫁給陸栩生，甚至摃著祖母的手寫了一封續婚書，祖母就這麼被氣暈了。

好在事情驚動長房，長房大老爺程明显從外地趕回，瞭解事情經過後果斷將苗氏和程亦芊送回老家，予以圈禁，並對外解釋了此事，那封所謂的續婚書也不曾送出程府大門。

可程亦安的名聲已經敗壞，程家聲譽受損怎麼辦？

范玉林順勢求娶，祖母和長房合計，一面對外聲稱她病逝，保全聲譽，一面悄悄答應了范玉林的求婚，並准許夫婦兩人回益州過日子。

從那之後直到祖母病逝她都不曾回京，唯有程亦彥每月著人送分例給她，聊解思念。

今生再次回到這座宅子，她第一要務便是要將這裡毀得徹徹底底的，不叫旁人有誣陷她的機會。

都重生了，何必再小心翼翼，何必再瞻前顧後，就豁出去痛快地燒個乾淨！